

始業日

十七日

今日開學了，鄉間的三個月，夢也似地過去，又回到了這丘林（Quirin）的學校裏來了。早晨母親送我到學校裏去的時候，心還一味只想着在鄉間的情形哩。不論那一條街道，都充滿着學校的學生們；書店的門口呢，學生的父兄們，都擁擠着在那里購買筆記簿書袋等類的東西；校役和警察都拚命似地想把路排開。到了校門口，覺得有人觸動我的肩膀，原來這就是我三年級時候的先生，是一位頭髮赤而捲縮面貌快活的先生。先生看着我的臉孔說：

『我們不再在一處了！安利柯（Enrico）！』

這原是我早已知道的事，今被先生這麼一說，不覺重新難過起來了。我們好容易地到了裏面，許多夫人、紳士、普通婦人、職工、官吏、女僧侶、男用人、女用人，都一手拉了小兒，一手抱了成績簿，在接待所樓梯旁擠滿着，嘈雜得如同戲館裏一樣。我重新看這大大的待息所（*Entertainment Room*）的房子，非常歡喜，因為我這三年來，每月到教室去，都穿過這室的。我的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見了我：

『安利柯！你現在要到樓上去了！要不走過我的教室了！』說着，戀戀地看我。校長先生被婦人們圍繞着，頭髮好像比以前白了。學生們也比夏天的時候長大強壯了許多。纔來入一年級的小孩們，不願到教室裏去，像驢馬似地倔強着，勉強拉了進去，有的仍舊逃出，有的因為找不着父母，哭了起來，做父母的回了進去，有的誘騙，有的叱罵，先生們也弄得沒有法子了。

我的弟弟被編入在名叫代爾卡諦（*Delcatti*）的女先生所教的一組裏，午前十時，大家進了教室，我們的一級共五十五人。從三年級一同升上來的只不過十五六人。慣得一等獎的

代洛西 (Derossi) 也在裏面。一想起暑假中跑來跑去遊過的山林，覺得學校裏暗悶得討厭。又憶起三年級時候的先生來：那是常常對我們笑着的好先生，是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先生。那個先生的紅而縮攏的頭髮，已不能看見了，一想到此，就有點難過。這次的先生，身材高長，沒有鬚鬚，長長地留着花白的頭髮，額上縐着直紋，說話大聲，他釘着了眼一個一個地看我們的時，眼光竟像個要透到我們心裏似的。而且還是一位沒有笑容的先生。我想：

「唉！一天總算過去了，還有九個月呢！甚麼用功，甚麼月試，多少討厭啊！」

一出教室，恨不得就看見母親，飛跑到母親面前去吻她的手。母親說：

「安利柯啊！要用心囉！我也和你大家用功呢！」

我高高興興地回家了。可是因為那位親愛快活的先生已不在，學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味了。

我們的先生

十八日

從今日起，現在的先生也可愛起來了。我們進教室去的時候，先生已在位上坐着。先生前學年教過的學生們，都從門口探進頭來和先生招呼。『先生早安！』『配巴尼（Parboni）先生早安！』地大家說着。其中也有走進教室來和先生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。這可知大家都愛慕這先生，今年也想仍請他教的了。先生也說着『早安！』去拉學生所伸着的手，卻是不去看學生的臉孔。和他們招呼的時候，雖也現出笑容，額上直紋一蹙，臉孔就板起來，並且把臉對着窗外，注視着對面的屋頂，好像他和學生們招呼，是很苦的。完了以後，先生又把我們一一地注視，叫我們默寫，自己下了講臺在桌位間巡迴。看見有一個面上生着紅粒的學生，就把默寫中止，兩手托了他的頭查看，又把手去摸他的額問他有沒有發熱。這時先生後面有一個學生乘着先生不看見，跳上椅子玩起人形來，恰好先生回過頭去，那學生就急忙坐下，俯了頭預

備受責，先生只把手按在他的頭上，只說：『下次不要再做這種事了！』另外一點沒有甚麼。

默寫完了以後，先生又沈默了看着我們，好一會，用了靜而粗大的親切的聲音這樣說：

『大家聽我！我們從此要同處一年，讓我們好好地過這一年罷！大家要用功，要規矩。我沒有一個的家屬，你們就是我的家屬，去年以前，我還有母親，母親死了以後，我全然只有一個人了！你們以外，我沒有別的家屬在世界上，除了你們，我沒有可愛的人！你們是我的兒子，我愛你們，請你們也歡喜我！我一個都不願責罰你們，請將你們的真心給我看看！請你們全班作了一個家族，給我做慰藉，給我做榮耀！我現在並不是想你們用口來答應我，我確已知道你們已在心裏答應我『肯的』了。我感謝你們。』

這時校役來通知放學，我們都很靜很靜地離開坐位。那個跳上椅子的學生，走到先生的身旁，戰抖抖地說：『先生！饒了我這次！』先生用嘴去親着他的額說：『快回去！好孩子！』

災
難

二十一日

本學年開始就發生了意外的事情。今晨到學校去，我和父親正談着先生所說的話。忽然見路上人滿了，都奔入校門去。父親就說：

『有了甚麼意外的事體了！學年纔開始，真不湊巧！』

好容易，我們進了學校，人滿了，大大的房子裏充滿着兒童和家屬。聽見他們說：『可憐啊！洛佩諦（Roberti）』從人山人海，警察的帽子看見了，校長先生的光禿禿的頭也看見了。接着又走進來了一個戴着高冠的紳士，大家說『醫生來了！』父親問一個先生：『究竟甚麼了？』先生回答說：『被車子碾傷了！』『脚骨碎了！』又一先生說。原來：名叫洛佩諦的一個二年級的生徒，上學來的時候，有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，忽然離了母親的手，在街路上倒了。這時，街車正望他倒下的地方駛來，洛佩諦眼見這小孩將爲車子所轢，大膽地跳了過去，把他拖

救出來。不料因了來不及拖出自己的脚，反被車子碾傷了自己。洛佩諦是個礮兵大尉的兒子。正在聽他們敘述這些話的時候，突然有一個婦人狂也似的奔到，從人堆裏爭扎着進來，這就是洛佩諦的母親。同時另外一個婦人跑近攏去，抱了洛佩諦的母親的頭頸啜泣。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親。兩個婦人向室內跑去，我們在外邊可以聽到她們『啊！敘利亞（Ginlio）呀！我的孩子呀！』的哭叫聲。

立刻，有一輛馬車停在校門口了。校長先生也就抱了洛佩諦出來。洛佩諦把頭伏在校長先生肩上，臉色蒼白，眼睛閉着。大家都靜默了，洛佩諦母親的哭聲也聽得出了。不一會，校長先生將抱在手裏的傷人給大家看，父兄們，學生們，先生們，都齊了聲說：『洛佩諦！好勇敢！可憐的孩子！』靠近點的先生學生們，更去吻洛佩諦的手。這時洛佩諦開了他的眼說：『我的書包呢？』被救的孩子的母親拿書包給他看，且流着眼淚說：『讓我拿了罷，讓我替你拿了去罷。』洛佩諦的母親，臉上現出微笑了。這許多人出了門，很小心地把洛佩諦載入馬車，馬車就慢慢地開動，我們都默默地走進教室裏去。

格拉勃利亞的小孩

二十一日

洛佩諦到終做了非拄了杖不能行走的人了。昨日午後，先生正在說這消息給我們聽的時候，校長先生忽然領了一個驀生的小孩到教室裏來。那是一個黑色、濃髮、大眼而眉毛濃黑的小孩。校長先生將這小孩交給先生，低聲地說了一二句甚麼話，就出去了。小孩用了他黑而大的眼，看着室中一切，先生攜了他的手向着我們：

『你們大家應該歡喜。今天有一個從五百哩以外的格拉勃利亞（Galabria）的萊奇阿（Reggio）地方來的意大利小孩進了這學校了。因為是遠道來的，請你們要特別愛這同胞。他的故鄉是名所，是意大利名人的產生地，又是產生強健的勞動者和勇敢的軍人的地方，也是我國風景名地中之一。那里也有森林，也有山嶽，住民都富於才能和勇氣。請你們親愛地待遇這小孩，使他忘記自己是離了故鄉的，使他知道在意大利無論到何處的學校裏去，都是同

胞。」

先生說着，在意大利地圖上指着格拉勃利亞的萊奇阿的位置給我們看。又用了大聲叫：『爾耐斯托代洛西 (Ernesto Derossi)！——他是每次都得一等賞的學生——代洛西起立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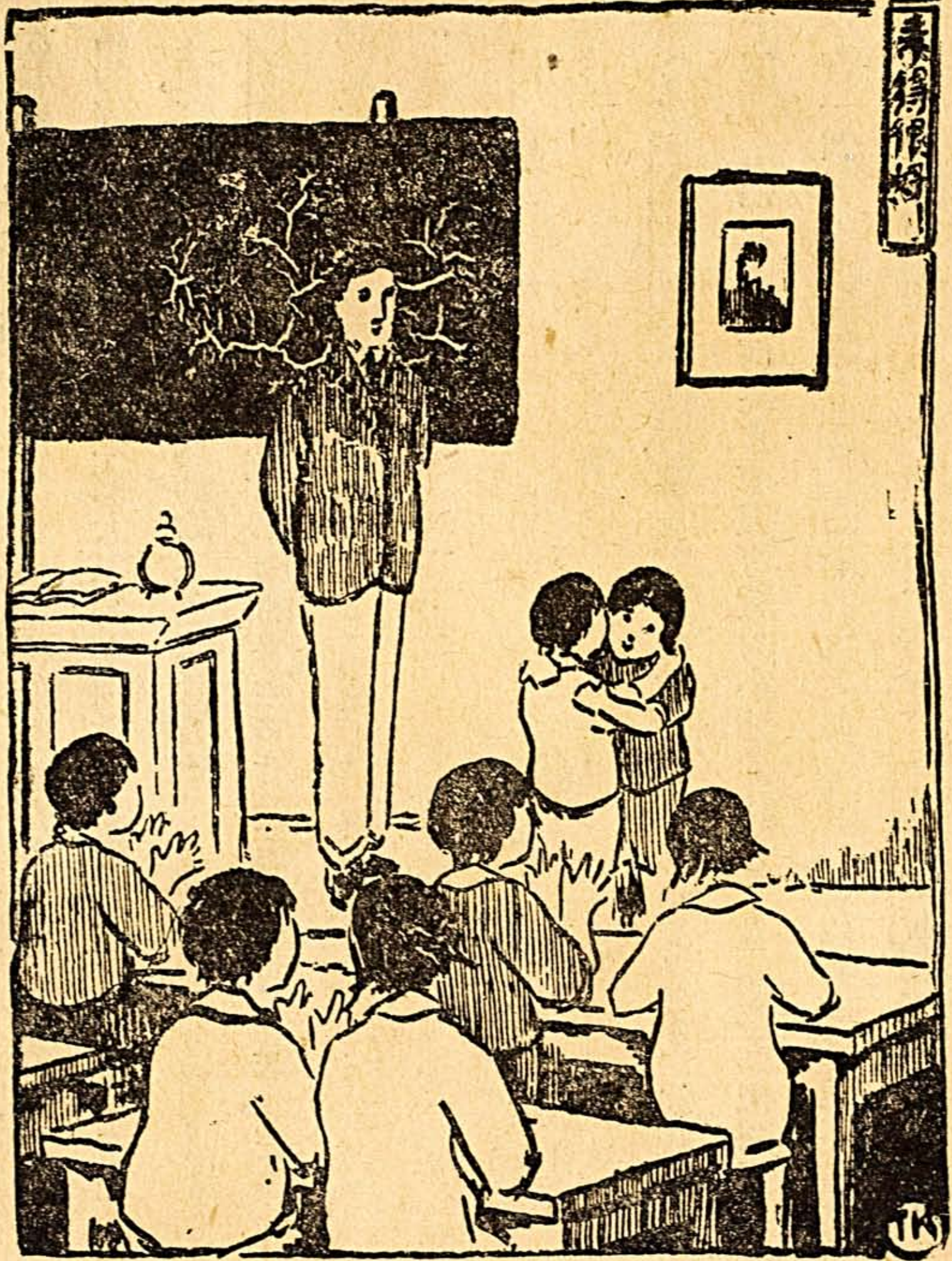
『到這裏來！』先生說了，代洛西就離了坐位走近格拉勃利亞小孩面前。

『你是級長，請對這新學友述歡迎之辭！請代表了譬特蒙脫 (Piedmont) 的小孩，表示歡迎格拉勃利亞的小孩！』

代洛西聽見先生這樣說，就抱了那小孩的頭頸，用了明瞭的聲音說：『來得很好！』格拉勃利亞小孩也熱烈地吻代洛西的頰。我們都拍手喝采了。先生雖然說『靜些靜些！』在教室內拍手是不可以的！而自己也很歡喜。格拉勃利亞小孩也歡喜。一等先生指定坐位，那小孩就歸坐了。先生又說：

『請你們好好記着我方纔的話。格拉勃利亞的小孩到了丘林，要同住在自己家裏一樣。』

未得便好



TK

丘林的小孩到了格拉勃利亞，也應該毫不覺得寂寞。實對你們說，我國爲此，曾戰了五十年了。有三萬的同胞，爲此戰死。所以你們大家要互相敬愛，如果有因了他不是本地人，加無禮於這新學友的，那就是無資格來見我們的三色旗的人！

格拉勃利亞小孩歸到坐位，和他鄰席的學生們，有送他鋼筆的，有送他畫片的，又有送他瑞士的郵票的。

同窗朋友

二十五日

送郵票給格拉勃利亞小孩的，就是我所最歡喜的卡隆（Garrone）。他在同級中身軀最高大，年十四歲，是個大頭寬肩笑起來很可愛的小孩，卻已有大人氣。我已把同窗的友人認識了許多了，有一個名叫可萊諦（Coretti）的我也歡喜。他着了茶色的褲子，戴了貓皮的帽，常說着有趣的話。父親是開柴店的，一千八百六十六年，曾在溫培爾脫親王（Prince Umberto）

部下打過仗，據說還拿着三個勳章呢。有個名叫耐利（Nelli）的，可憐是個駝背，身體怯弱，臉色常是青青的。還有一個名叫華梯尼（Votini）的，他時常穿着漂亮的衣服。在我的前面，有一個小孩綽號叫做『小石匠』的，那是石匠的兒子，臉孔圓圓的像蘋果，鼻頭像個小毬，慣能裝兔的臉孔，時常裝了引人笑。他雖載着破絮樣的襪褸的帽，卻常常將帽像手帕似地卷疊了藏在袋裏。坐在『小石匠』的旁邊的是一個叫做卡洛斐（Garofini）的瘦長老鷹鼻的眼睛特別小的孩子。他常常把鋼筆、火柴空盒等拿來買賣，寫字在手甲指上，做種種狡猾的事。還有一個名叫卡羅諾諾斯（Carlo Nobis）的高慢的少年紳士。這人的兩旁，有二個小孩，為我所看得對的。一個是鐵匠的兒子，穿了齊膝的上衣，臉色蒼白得好像病人，對於甚麼都膽怯，永沒有笑容。一個是赤髮的小孩，一隻手有了殘疾，掛牢在項頸裏。聽說他的父親到亞美利加去了，母親走來走去賣着野菜呢。靠我的左邊，還有一個奇怪的小孩，他名叫斯帶地（Stardi），身材短而肥，項頸好像沒有一樣。他是個亂暴的小孩，不和人講話。好像是甚麼都不知道的，可是先生的話，他總目不轉睛地，蹙了眉頭，閉緊了口聽着。先生說話的時候，如果有人說話，第二次他還

忍耐默着，一到第三次，他就要憤怒起來用腳來蹴了。坐在他的旁邊的，是一個毫不知顧忌的有着狡猾相的小孩，他名叫勿蘭諦（Franti），聽說曾經在別校被除了名的。此外，還有一對很相像的兄弟，穿着一樣的衣服，戴着一樣的帽子。這許多同窗之中，相貌最好，最有才能的，不消說要算代洛西了。今年大概還是要他得第一的。但是我卻愛鐵匠的兒子那像病人的潑來可西（Percozzi）。據說，他父親是要打他的，他非常老實，在和人說話的時候，或偶然觸犯着別人的時候，他一定要說『對不住，』他常用了親切而悲哀的眼光看人。至於最長大的和最高品的，卻是卡隆。

義俠的行爲

二十六日

卡隆的爲人，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。今日我因爲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來問我何時在家，到校稍遲，入了教室，先生還未來。一看，有三四個小孩聚在一處正在調排着那赤髮的

一手有殘疾的賣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（Crossi）。有的用三角板打他，有的把栗子殼向他的頭上投擲，說他是『殘廢者』，是『鬼怪』，還將手掛在項頸上來裝他的樣子給他看。克洛西一個人坐在位子裏蒼白了臉，用了好像要說『饒了我罷』似的眼光，看着他們。他們見克洛西如此，越加得了風頭，越加戲弄他，克洛西終於怒了，紅了臉把身子震着。這時那個臉孔很討厭的勿蘭諦，忽然跳上椅子，裝出克洛西母親挑菜擔的樣子來了。克洛西的母親，因為接克洛西回去，平日時常到學校裏來的，現在聽說正病在牀上。許多學生都會知道克洛西的母親的，看了勿蘭諦所裝的樣子，大家笑了起來。克洛西大怒，突然將擺在那里的墨水瓶對準了勿蘭諦擲去。勿蘭諦很敏捷地避過，墨水瓶恰巧打着了從門外進來的先生的胸部上。

大家都逃到座位裏，怕得不作一聲，先生變了臉色，走到教桌的旁邊，用了嚴厲的聲音問：『誰？』一個人都沒有回答。先生更高了聲說：『誰？』

這時，卡隆好像可憐了克洛西，忽然起立，用了很決心的態度說：『是我！』先生眼釘着卡隆，又轉看正呆着的學生們，靜靜地說：『不是你。』

過了一會，又說：『決不加罰，投擲者起立！』

克洛西起立了，哭着說：『他們打我，調排我，我氣昏了，不知不覺就把墨水瓶投去了的。』

『好的！那末，調排他的人起立！』先生說了，四個學生起立了把頭俯着。

『你們欺負了無罪的人了！你們欺侮了不幸的小孩，欺侮弱者了！你們做了最無謂，最可恥的事了！卑怯的東西！』

先生說着，走到卡隆的旁邊，將手擺在他的腮下，托起他俯下着的頭來，注視了他的眼說：『你的精神是高尙的！』

卡隆附攏了先生的耳，不知說些甚麼，先生突然向着四個犯罪者說：『我饒恕你們。』

我的女先生

二十七日

我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，準了約期，今日到家裏來訪我了。先生不到我家已一年，我們很

高興地招待她。先生的帽子旁仍舊罩着綠色的面幕，衣服極質素，頭髮也不修飾，她原是沒有功夫來打扮這些的。她比去年似乎臉上的紅彩薄了好些，頭髮也白了些，時時咳嗽着。母親問她：

『那末，你的健康如何？先生！你如果不再顧着你的身體……』

『一點都沒有甚麼。』先生回答說，帶着又喜悅又像憂愁的笑容。

『先生太高聲講話了，爲了小孩們太勞了自己的身體了。』母親又說。

真的，先生的聲音，聽不清楚的時候是沒有的。我還記得：先生講話，總是連續着一息不停，弄得我們學生連看旁邊的功夫都沒有了。先生不會忘記自己所教過的學生，無論在幾年以前，只要是她教過的，總還記得起姓名。聽說，每逢月考，她都要到了校長先生那里，去詢問他們的成績的。有時，又站在學校門口，等學生來了就叫他拿出作文簿給她看，調查他進步得怎樣了。已經入了中學校的學生，也常常着了長褲子，掛了時計，去訪問先生。今日，先生是領了本級的學生去看繪圖展覽會，回去的時候，彎到我們這里來的。我們在先生那班的時候，每逢火曜

日，先生常領我們到博物館去。說明種種的東西給我們聽。先生比那時已衰弱了許多了，可是仍非常起勁，遇到學校的事情，就很快活地談講。二年前，我大病了在牀上臥着，先生曾來望我過，先生今日還說要看看我那時所睡的牀，這牀其實已歸我的家姊睡了的。先生看了一會，也沒有說甚麼。先生因為還要去望一個學生的病，不能久留。聽說是個馬鞍匠的兒子，發着麻疹臥在家裏呢。她又挾着今晚非改削不可的課本，據說，晚飯以前，某商店的女主人還要到她那里來學習算術的。

『啊！安利柯！』先生臨走向着我說，『你到了能解難問題，作長文章的時候，仍肯愛你以前的女先生嗎？』說着，吻我。等到出了門，還在階段下再揚了聲說：『請你不要忘了我！安利柯啊！』

啊！親愛的先生！我怎能忘記你呢？我雖成了大人，也一定還記得先生，到校裏來拜望的。無論到了何處，只要一聽到女教師的聲音，就要如同聽見你先生的聲音一樣，憶起先生教我的二年間的事來罷！啊啊！那二年裏面，我因了先生學會了多少的事！那時先生雖有病，身體不健，

可是無論何時，都熱心地愛護我們教導我們的。我們書法上有了惡癖，她就很熱心。試驗委員質問我們的時候，她熱心得幾乎坐立不安。我們寫得清爽的時候，她就真心歡喜。她一向像母親樣地愛待我。這樣的好先生，叫我怎樣能忘記啊！

貧民窟

二十八日

昨日午後，我和母親，雪爾維(Sylvia)姊姊三人，送布給新聞上所記載的窮婦人。我拿了布，姊姊拿了寫着那婦人住址姓名的條子。我們到了一處很高的家屋的屋頂小閣裏，那里有長的走廊，沿廊有許多室，母親到最末了的一室敲了門。門開了，走出一個年紀還青白色而瘦小的婦人來。是一向時常看見的婦人，頭上常常包着青布。

『你就是新聞上所說的那位嗎？』母親問。

『呢，是的。』

『那末，有點布在這裡，請你收了。』

那婦人非常歡喜，好像說不出答謝的話來。這時我瞥見有一個小孩，在那沒有家具的暗騰騰的小室裏，背向了外，靠着椅子好像在寫字。仔細一看，確是在那里寫字，椅子上攤着紙，墨水瓶擺在地板上。我想，這樣暗黑的房子裏，如何寫得來字呢？忽然看見那小孩長着赤髮，穿着破的上衣，纔恍然悟到：原來這就是那賣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，就是那一隻手有殘疾的克洛西，乘他母親正收拾東西的時候，我輕輕地將這告訴了母親。

『不要作聲！』母親說，『如果他覺到自己的母親，受朋友的布施，多少難為情呢？不要作聲！』

可是，恰巧，這時克洛西回過頭來了。我不知要怎樣纔好，克洛西對了我微笑。母親背地裏向我背後一推，我就進去抱住克洛西，克洛西立起來握我的手。

克洛西的母親對我母親說：

『我只是娘兒兩個。丈夫這七年來一直在亞美利加，我又生了病。不能再挑了菜去賣，甚

麼桌子等類的東西，都已賣盡，弄得這孩子讀書都爲難，要點盞小小的燈，也不能夠，眼睛也要有病了。幸而，教科書、筆記簿，有市公所送給，總算勉強地得進了學校。可憐！他到學校去是很歡喜的，但是……像我這樣的不幸的人，是再沒有的了！

母親把錢囊中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給了她，吻了克洛西，出來幾乎哭了。於是對我說：

『安利柯囉！你看那個可愛的孩子！他不是很快苦地用着功嗎？像你是甚麼都自由的，還說用功苦呢！啊！真的！那孩子一日的勤勉，比了你一年的勤勉，價值不知要大多呢！像那小孩，纔是應該受一等賞的哩！』

學 校

二十八日

21

愛兒安利柯啊！你用功怕難起來了，像你母親所說的樣子。我還未曾看到你有高高興興勇敢地到學校裏去的樣子過。但是我告訴你：如果你不到學校裏去，你每日要怎樣

地乏味，怎樣地疲倦啊！只要這樣過了一禮拜，你必定要合了手來求懇把你再送入學校裏去罷。因着游嬉雖好，每日游嬉，就要厭倦的。

今日世界中，無論何人，沒有一個不學的。你想！職工們勞動了一日，夜裏不是還要到學校裏去嗎？街上店裏的婦人們、姑娘們，勞動了一禮拜，禮拜日不是還要到學校裏去嗎？兵士們日裏做了一日的勤務，回到營裏，不是還要讀書嗎？就是瞎子和啞子，也在那里學習種種的事情，監獄裏的囚人，不是也同樣地在那里學習讀書寫字等的功課嗎？

每晨上學去的時候，你要這樣想想：此刻，這個市內，有和我同樣的三萬個小孩都正在上學去。又，同在這時候，世界各國有幾千萬的小孩也正在上學去。有的正三五成羣地經過着清靜的田野罷。有的正行着熱鬧的街道罷。也有沿了河或湖在那里走着的罷。在猛烈的太陽下走着的也有，在寒霧蓬勃的河上駛着短艇的也有罷。從雪上乘了撬走的，渡溪的，爬山的，穿過了森林，渡過了急流，躑躅行着冷靜的山路的，騎了馬在莽莽的原野跑着的也有罷。也有一個人走着的，也有兩個人並着走的，也有成了羣排了隊走着的。著

了各種的服裝，說着各樣的國語，從被冰鎖住的俄羅斯以至椰子樹深深的亞拉伯，不是有幾千萬數都數不清楚的小孩，都挾了書學着同樣的事情，同樣地在學校裏上學嗎？你想想想像這無限數小孩所成的團體看！又想想想像這大團體怎樣在那里作大運動！你再試想：如果這運動一終止，人類就會退回野蠻的狀態了罷。這運動纔是世界的進步，纔是希望，纔是光榮。要奮發啊！你就是這大軍隊的兵士，你的書本是武器，你的一級是一分隊，全世界是戰場，勝利就是人類的文明，安利柯啊！不要做卑怯的兵士啊！

——父親——

少年愛國者（每月例話）

二十九日

做卑怯的兵士嗎？決不做！可是，先生如果每日把像今日那種有趣的話講給我們聽，我還要更加歡喜這學校呢。先生說，以後每月要講一次像今天樣的高尚的少年故事給我們聽。並

且叫我們筆記了，下面就是今天所講的少年愛國者之話：

一隻法蘭西輪船從西班牙的巴塞洛那 (Barcelona) 開到意大利的熱那亞 (Genoa) 來。船裏乘客有法蘭西人、意大利人、西班牙人，還有瑞士人。其中有個十一歲的少年，服裝襤褸，離遠了人們，只像野獸似地用了白眼把人們看着。他的用這種眼色對人，也不是無因。原來他是於二年前被他在鄉間種田的父母，賣給戲法班了的，戲法班裏的人打他，蹴他，叫他受餓，強他學會把戲，帶了他到法蘭西、西班牙一帶跑，一味虐待，連食物都不十分供給他。這班戲法班到了巴塞洛那的時候，他因為受不起虐待與饑餓，終於遁出，到了意大利領事館去求保護。領事很可憐他，叫他乘入這隻船裏，且給他一封到熱那亞的出納官那里的介紹書，意思是要送他回到殘忍的父母那里去。少年遍體受着傷，非常衰弱，因為是住着二等艙的，人都以為奇怪，大家對了他看。人和他講話，他也不回答，好像是把一切的人都憎惡了的。他的心已變歪到這步田地了。

有三個乘客種種地探問他，他纔開了口。他用了在意大利語中夾雜法蘭西語和西班牙

語的亂雜的言語，大略地把自己的經歷講了。這三個乘客雖不是意大利人，卻也聽懂了他的話，於是就一半因了憐憫，一半因了喫酒以後的高興，給他少許的金錢，一面仍繼續着和他談說。這時有大批的婦人，也適從艙室走出，來到此地，她們聽了少年的話，也就故意要人看見地拿出若干的錢來擲到桌上，說：『這給了你！這也拿了去！』

少年低聲答謝了，把錢收入袋裏，苦鬱的臉上，至是纔現出歡喜的笑容。他回到自己的牀位裏，披攏了牀幕，臥了靜靜地自己沈思有了這些錢，可以在船裏買點好喫的東西，一飽二年來饑餓的肚腹，到了熱那亞，可以買件上衣，換去襤褸，又拿了錢回家，比空手回去，也總可以多少好見於父母，多少可以得着像人的待遇。在他，這金錢竟是一注財產。他在牀位上正沈思得高興，這時那三個旅客，圍牢了二等艙的食桌在那里談論着。他們一壁飲酒，一壁談着旅行中所經過的地方情形。談到意大利的時候，一個說意大利的旅館不好，一個攻擊火車。酒漸漸喝多了，他們的談論，也就漸漸地露骨了。一個說，如其到意大利，還是到北極去好。意大利住着的都是拐子土匪。後來又說意大利的官吏是不識字的。

『愚笨的國民！』一個說。『下等的國民！』別一個說。『強盜……』

還有一個正在說出『強盜』的時候，忽然銀幣銅幣就雹子一般落到他們的頭上以及肩上，同時在桌上地板上滾着，發出可怕的聲音來。三個旅客憤怒了舉頭看時，一握的銅幣又飛擲到他們的臉上了。

『拿回去！』少年從牀幕裏探出頭來怒叫。『我不要那說我國壞話的人的東西。』

煙突掃除人

十一月一日

昨日午後，到近地一個女子小學校裏去。因為雪爾維姊姊的先生說要看少年愛國者之話，所以就拿了去給她看。那學校有七百人光景的女小孩，我去的時候，正是放課，學生們因為從明日起，接連有萬聖節(The holy day of all saints)萬靈節(The holy day of all souls)兩個節日，正在歡喜高興地回去。我在那里看見了一件很美的事：在學校那一邊的街路角裏。

立着一個臉孔墨黑的煙突掃除人。他還是一個小孩，一手靠着了壁，一手托着頭，在那里啜泣。有二三個三年級女學生，走近去問他：『甚麼了？爲甚麼這樣哭的？』但是他總不回答，仍舊哭着。

『來！快告訴我們，甚麼了？爲甚麼哭的？』女孩們再問他，他纔漸漸地擡起頭來。那是一個像小孩似的臉孔，哭着告訴她們，說掃除了好幾處煙突，得着三十個銅幣，不知在甚麼時候從袋的破洞裏漏出了。說着又指破孔給她們看。據說，如果沒有這錢，是不能回去的。

『師父要打的！』他這樣說着仍舊哭了起來。又把頭俯伏在臂上，像個很爲難的樣子。女學生們圍牢了看着他正在代他可憐，這時其餘的女學生也挾了書包來了。有一個帽子上插着青羽的大女孩，從袋裏拿出兩個銅幣來說：

『我只有兩個，再湊湊就好了。』『我也有兩個在這里。』一個着紅衣的接着說。『大家湊起來，三十個光景是一定有的。』又叫其餘的同學們：『亞馬里亞 (Amalia)！璐迦 (Luigia)！亞尼那 (Annina)！』一個銅幣，你們那個有錢嗎？請拿出來！』

果然，有許多人是爲買花或筆記本都帶着錢的，大家都拿出來了。小女孩也有拿出一個半分的小銅幣的。插青羽的女孩將錢集攏了大聲地數：

八個，十個，十五個，但是還不夠。這時，恰巧來了一個像先生樣的大女孩，拿出一個當十銀幣來，大家都高興了。還不夠五個。

『五年級的來了！她們一定有的。』一個說。五年級的女孩一到，銅幣立刻集起許多了。大家還都急急地向這裡跑來。一個可憐的煙突掃除人，被圍牢了立在美麗的衣服，隨風搖動的帽羽、髮絲帶、卷毛（CURL）之中，那樣子真是好看。三十個銅幣，不但早已集齊，而且還多出了許多來。沒有帶錢的小女孩，擠入大女孩的羣中將花束贈給少年作代替。這時，忽然校役出來，說『校長先生來了！』那女學生們就麻雀般地向四方走散，煙突掃除人獨自在街路中，歡喜地拭着眼淚，手裏裝滿了錢，上衣的紐孔裏、衣袋裏、帽子裏，都裝滿了花還有許多花在他的腳邊散布着。

萬靈節

二日

安利柯啊！你曉得萬靈節是甚麼日子嗎？這是祭從前死去的人的日子。小孩在這日，應該紀念已死的人——特別應紀念爲小孩而死的人。從前死過的人有多少？又，卽如今日，有多少人正在將死？你會把這想到過嗎？不知道有多少做父親的在勞苦之中失了生命呢？不知道有多少做母親的爲了養育小孩，辛苦傷身，非命地早入墓下呢？因不忍見自己小孩的陷於不幸，絕望了自殺的男子，不知有多少？因失去了自己的小孩，投水悲痛，發狂而死的女人，不知道有多少？安利柯啊！你今日應該想想這許多死去的人啊！你要想想：有許多先生因爲太愛學生，在學校裏勞作過度，年紀未老，就別了學生們而死的！你要想想：有許多醫生是爲要醫治小孩們的病，自己傳染了犧牲而死的！你要想想：在難船、饑饉、火災及其他非常危險的時候，有許多人是將最後的一口麵包，最後的安全場所，最後從

火災中逃身的繩梯，讓給了幼稚的小靈魂，自己卻滿足於犧牲而從容瞑目了的！

啊！安利柯啊！像這樣死去的人，差不多數也數不盡。無論那里的墓地，都眠着成千成百的這樣神聖的靈魂。如果這許多人能暫時在這世界中復活，他們必定要呼那自己將壯年的快樂，老年的平和、愛情、才能、生命貢獻過的小孩們的名字的。二十歲的妻，壯年的男子，八十歲的老人，青年的——為幼者而殉身的這許多無名的英雄——這許多高尚偉大的人們墓前所應該撒的花，靠這地球，是無論如何不夠出的。你們小孩們是這樣地被愛着的，所以，安利柯啊！在萬靈節一日，要用了感謝報恩的心，去紀念這許多亡人。這樣，你對於愛你的人們，對於為你勞苦的人們，自會更親和，更有情了罷。你真是幸福的人啊！你在萬靈節，還未曾有想起來要哭的人呢。

——母親——

第二卷 十一月

好友卡隆

四日

雖只兩日的休假，我像已有許多日子不見卡隆了。我愈和卡隆熟悉，愈覺得他可愛。不但我如此，大家都是這樣，只有幾個高慢的人，嫌惡卡隆，不和他講話。這因為卡隆向不受他們壓制的緣故。那大的孩子們正在舉起手來要去打幼的小孩的時候，幼的只要一叫『卡隆！』那大的就會縮回手去的。卡隆的父親是鐵道的機關司。卡隆小時曾有過病，所以入學已遲；在我們一級裏身材最高，氣力也最大。他能用一手舉起椅子來；常常喫着東西；爲人很好，人有請求他，不論鉛筆、橡皮、紙類、小刀，都肯借給或贈與。上課時，不言、不笑、不動，石頭般地安坐在狹小的

課椅上，兩肩上裝着大大的頭，把背脊向前屈着。我去看他的時候，他總半閉了眼給笑臉我看。好像在那里說：『喂，安利柯，我們大家做好朋友啊！』我一見卡隆，總是要笑起來。他身子又長，背膊又闊，上衣、褲子、袖子，都太小太短，至於帽子，小得差不多要從頭上落下來；外套露出綻縫，皮靴是破了的，領帶時常搓扭得成一條線。他的相貌，一見都使人喜歡，全級中誰都歡喜和他並坐。他算術很好，常用紅皮帶束了書本拿着。他有一把螺鈿鑲柄的大裁紙刀，這是去年陸軍大操的時候，他在野外拾得的。他有一次，因這刀傷了手幾乎把指骨都切斷了。他不論人家怎樣嘲笑他，都不發怒，但是當他說着甚麼的時候，如果有人說他『這是謊說的，』那就不得了：他立刻火冒起來，眼睛發紅，一拳打下來，可以擊得椅子破。有一天土曜日的早晨，他看見二年級裏有一小孩因失掉了錢，不能買筆記簿，立在街上哭，就把錢給他。他在母親的生日，費了三日工夫，寫了一封有八頁長的信，紙的四周，還會用筆畫了許多裝飾的花樣呢。先生常目注着他，從他旁邊走過的時候，時常用手輕輕地去拍他的後頸，好像愛撫柔和的小牛的樣子。我真歡喜卡隆。當我握着他那大手的時候，那種歡喜真是非常！他的手和我的相比，已像大人的

手了。我的確相信：卡隆真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救助朋友的人。這種精神，在他的眼光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，又從他那粗大的喉音中，也誰都可以聽辨出他所含有的優美的真情的。

賣炭者與紳士

七日

昨天卡羅諾瑟斯向培諦(Bosch)說的那樣的話，如果是卡隆，決不會說的。卡羅諾瑟斯因為他父親是上等人，很是高慢。他的父親是個長身有黑鬚的沈靜的紳士，差不多每日早晨伴了諾瑟斯到學校裏來的。昨天，諾瑟斯忽和培諦口角相罵起來了。培諦是個頂年小的小孩子，是個賣炭者的兒子。諾瑟斯因為自己的理錯了，無話可辯，就說出『你父親是個襤褸的叫化子！』培諦羞氣得連髮根都紅了，不作聲，只簌簌地流着眼淚。好像後來他回去哭訴了父親了，他那賣炭的父親——全身墨黑的矮小的男子——午後上課時，就攜他兒子的手同到學校裏來，把這事告訴了先生。我們大家都默着不響。諾瑟斯的父親正照例在門口替他兒子脫外

套，聽見有人說起他的名氏，就問先生說：『甚麼事？』

『你們的卡羅對了這位的兒子說：「你父親是個襤褸的叫化子！」這位正在這裏告訴這事呢。』先生回答說。

諾瑟斯的父親臉紅了起來，對了自己的兒子問，『你，曾這樣說的嗎？』諾瑟斯俯了首立在教室中央，甚麼都不回答，於是他父親捉了他的手臂，拉他到培諦身旁，說：『快道歉！』

賣炭的好像很對不住他的樣子，說『不必，不必！』想上前阻止，可是紳士卻不答應，仍對了他兒子說：

『快道歉！照我所說的樣子快道歉：「對於你的父親，說了非常失禮的話，這是我所不該的。請原恕了我。讓我的父親來握你父親的手。」要這樣說。』

賣炭的越發現出不安的神情來，好像在那里說『那不敢當』的樣子，紳士總不肯答應，於是諾瑟斯俯了頭，用了斷斷續續的聲音說：

『對於——你的父親，——說了——非常失禮的話，這是——我所不該的。——請你——』

「原恕我。讓我的父親——來握——你父親的手。」

紳士把手向賣炭的伸去，賣炭的就握着大搖起來。還把自己的兒子推近卡羅諾瑟斯，叫用兩手去抱他。

「從此請叫這兩個坐在一處。」紳士這樣向先生請求，先生就令培諦坐在諾瑟斯的位上，諾瑟斯的父親等他們坐好了，就行了禮出去，賣炭的目注視着這並坐的兩孩，立着沈思了一會，走到坐位旁，對了諾瑟斯，好像要說甚麼，好像很依戀，好像很對不起他的樣子，終於甚麼都不說，他張開了兩臂，好像要去抱諾瑟斯了，可是也終於沒有去抱，祇用了那粗大的手指，在諾瑟斯的額上碰了一碰，等走出門口，還回頭向裏面一瞥，這纔出去。

先生對我們說：『今天的事情，大家不要忘掉，因為這可算這學年中最好的教訓了。』

弟弟的女先生

十日

我的弟弟病了，那個女教師代爾卡諦先生來探望。原來，賣炭者的兒子，從前也是由這先生教過的，先生講出可笑的故事來，引得我們都笑。兩年前，那賣炭家小孩的母親，因為她兒子得了賞牌，用很大的圍身裙滿包了炭，拿到先生那里，當作謝禮，先生無論怎樣推謝，她終不答應，等拿了回家去的時候，居然哭了。先生又說，還有一個女人，曾把金錢裝入花束中送去過。先生的話，使我們聽了有趣發笑，弟弟在平日無論怎樣不肯喫的藥，這時也好好地喫了。

教導一年級的小孩，多少費力啊！有的牙齒未全，像個老人，發音發不好；有的要咳嗽；有的滴鼻血；有的因為靴子在椅子下面，說『沒有了』哭着；有的因鋼筆尖頭觸痛了手叫着；有的把習字帖的第一冊和第二冊掉錯了，吵不靈清。要教會五十個有着軟軟的手的小孩寫字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他們的袋裏，藏着甚麼甘草、紐扣、瓶塞、碎瓦片等等的東西，先生要去搜他們的時候，他們連鞋子裏也會去藏。先生的話，在他們是毫不聽的，有時窗口裏飛進一個蒼蠅來，他們就大吵。夏天呢，把草拿進來，有的捉了甲蟲在裏面放；甲蟲在室中東西飛旋，有時落入墨水瓶中，弄得習字帖裏都濺污了墨水。先生代了小孩們的母親，替他們整頓衣裝；他們手指

受了傷，替他們裹紮帶；帽子落了，替他們拾起；替他們留心拿錯外套；用盡了心叫他們不要吵鬧。女先生真辛苦啊！可是，學生的母親們還要來說不平：甚麼『先生，我兒子的鋼筆爲什麼不見了的？』甚麼『我的兒子一些都不進步，究竟爲甚麼？』甚麼『我的兒子成績那樣的好，爲甚麼得不到賞牌？』甚麼『我們配羅（Piero）的袴子，被釘穿破了，你爲甚麼不把那釘去了的？』

據說：這先生有時對於小孩，受不住氣鬧，不覺舉起手來，終於用齒咬住了自己的指，把氣忍住了。她發了怒以後，非常後悔，就去抱慰方纔罵過的小孩的。也會把頑皮的小孩趕出教室過，趕出以後，自己卻嚙着淚。有時，生徒的父母要責罰他們自己的小孩，不給食物，先生聽見了，總很不高興，要去阻止的。

先生年紀真青，身材高長，衣裝整飭，很是活潑。無論做甚麼事，都像彈簧樣地敏捷。是個多感而柔慈易出眼淚的人。

『孩子們都非常和你親熱呢。』母親說。

『這原是有，可是一則學年完結，就大低不顧着我了。他們到要受男先生教的時候，就以受教於女先生的事爲恥哩。二年間，那樣地愛護了他們，一旦離開，真有點難過。那個孩子是一向親熱我的，大概不會忘記我罷。心裏雖這樣自忖，可是一到放了假以後，你看！他回到學校裏來的時候，我雖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」地叫着走近他去，他卻把頭向着別處，睬也不睬你了哩。』

先生這樣說了，暫時閉了口。又舉起她的溼潤的眼，吻着弟弟說：

『但是，你不是這樣的罷？你是不會把頭向着別處的罷？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？』

我的母親

十日

安利柯！你當你弟弟的先生來的時候，對於母親，說了非常失禮的話了！像那樣的事，不要再有第二次啊！我聽見你那話，心裏苦得好像針刺！我記得：數年前你病的時候，你母

親恐怕你病不會好，終夜坐在你牀前，數你的脈搏，算你的呼吸，耽心得至於啜泣，我以為你母親要發瘋了，很是憂慮。一想到此，我對於你的將來，有點恐怖起來，你會對了你這樣的母親說出那樣不該的話！真是怪事！那是為要救你一時的痛苦不惜捨去自己一年間的快樂，為要救你生命不惜捨去自己生命的母親哩。

安利柯啊！你須記着！你在一生中，當然難免要嘗種種的艱苦，而其中最苦的一事，就是失了母親。你將來年紀大了，嘗遍了人世的辛苦，必有時候會幾千次地回憶你的母親來的。一分間也好，但求能再聽聽母親的聲音，只一次也好，但求再在母親的懷裏，作小兒樣的哭泣：像這樣的時候，必定會有的。那時，你憶起了對於亡母曾經給與種種苦痛的事來，不知要怎樣地流後悔之淚呢！這不是可悲的事嗎？你如果現在使母親痛心，你將終身受良心的責備罷！母親的優美慈愛的面影，將來在你眼裏，將成了悲痛的輕蔑的樣子，不絕地使你的靈魂苦痛罷！

啊！安利柯！須知道親子之愛，是人間所有的感情中最神聖的東西，破壞這感情的人，

實是世上最不幸的人。雖犯了殺人之罪，只要他是敬愛自己的母親的；其胸中還有美的貴的部分留着；無論如何有名的人，如果他是使母親哭泣，使母親苦痛的，那就真是可鄙可賤的人物。所以，對於親生的母親，不該再說無禮的話，萬一一時不注意，把話說錯了，你該自己從心悔罪，投身於你母親的膝下，請求赦免的接吻，在你的額上拭去不孝的污痕。我原愛着你，你在我原是最重要的珍寶，可是，你對於你母親如果不孝，我寧願還是沒有了你好。不要再走近我！不要來抱我！我現在沒有心來還抱你！

朋友可萊諦

十三日

父親饒恕了我了，我還悲着。母親送我出去，叫我和門房的兒子大家到河邊去散步。在河邊走着，到了一家門口停着貨車的店前，覺有人在叫我，回頭去看，原來是同學可萊諦。他身上流着汗正在活潑地扛着柴。立在貨車上的人抱了柴遞給他，可萊諦受了運到自己的店裏，急